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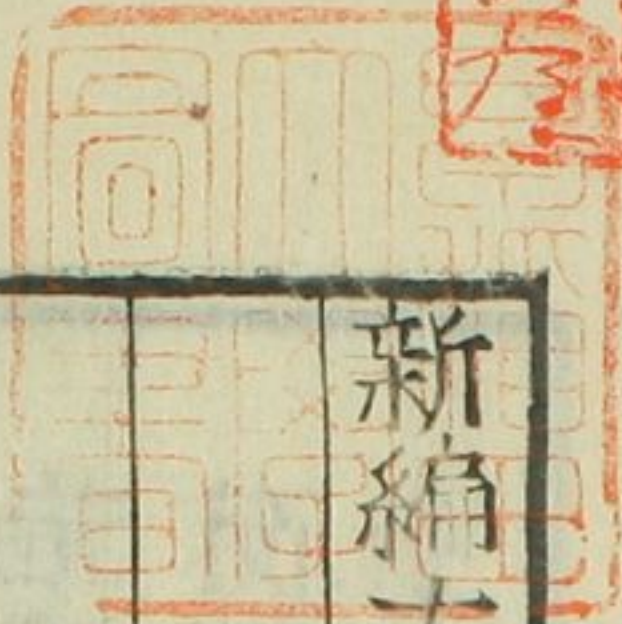
古今事文類聚

遺集
十二之十二

~~99~~
~~99~~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9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監司部遺

總監司

此下補外集轉運使之後

歷代沿革書肇十有二州十有二牧禹別九州有九牧周禮
命作牧史記黃帝置左右監監于萬國
職官分紀 秦置監
 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遣御史監三輔郡察事凡九條其
 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
 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以六條問事秩六百石 十一州負十二人 居部九歲舉為守
 相成帝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
 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
 漢光武復刺史乘傳周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舊制州牧奏
 二千石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用
 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靈帝改為牧是時天
 下大亂豪傑各欲據州郡州牧之任自此重矣 **魏晉為刺史**
 持節都督庶姓為單車刺史 **後魏州置三刺史** 其後隨時沿
 革互有不同 **隋開皇二年** 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
 而職廢 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
 而已 **煬帝大業** 罷州置郡置司隸臺大夫一人 **巡察畿內刺**

史十四人巡察畿外 **唐** 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
 牧神龍二年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內
 外官堅明清勁者為之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中改置採訪
 處置使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并領都團練治於所部
 之大郡 **宋** 監司有轉運使副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又有提點
 刑獄有武臣同提刑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轉運置於乾德
 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提刑置於淳化四年省
 景祐復置天聖六年罷八年復置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職
 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元祐罷繼而隨罷隨復提舉茶
 鹽置於宣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廢至紹興五年當平茶
 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

羣書要語周以千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白集廉問七州牛僧

孺制歷居廉鎮崔鉉制洎廉視浙右李德裕制銀印青綬漢官

儀銅印墨綬晉官表位居牧伯分刺諸侯漢百官表堯置州牧

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

莫不統率柳文正符論宜得良師俾之澄清操郡印而握兵符

假左貂而持中憲晏類要督刺之寄南豐擬制並委節傳分按

州郡公是行周沈制分龍節以典州驟鷹劇部公是謝表

詩句繡衣春當霄漢立杜州家申明使家抑韓

古今事實

一州表率

前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任崇選重

古者通守與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命之故任日崇選日重

非廉平簡直兼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以中吾選馬晏類要

分巡所部

後漢之制乘傳周行四方秋分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

分郡督察

分馳郡國督察在位其敷以言錄見囚徒漢官解記

歲盡奏事

漢制部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何武傳

歲盡上計

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振救之絕秋及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
盡遣吏上訖

明書戶口

觀察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至千戶即典超遷
如逃亡至七百戶罷晏類要載宣帝即位赦文

決遣如神

朱博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重文法行部吏民數百渡道自言
從事欲以觀試博博決遣如神吏民大驚

百姓歌德

郭賀字喬卿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
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

渡百姓見其容服以驚有德

聞風竦震

賈琮冀州刺史之部言曰刺史惟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
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帷百城聞風竦震其賊過者
望風解印綬去

舉奏不法

賈逵豫州刺史舉奏二千石阿縱不法者帝曰真刺史也布告
天下以豫州為法

行部甘雨

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往甘雨即注

國之外臺

陳頴曰。刺史御命國之外臺也。

外臺之表

謝夷吾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

元禮四龍

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東觀漢記

荀羨年少

荀羨為荊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楊秉清儉

後漢楊秉。稚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

高肇清能

高肇所蒞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史。同上

李恂清約

李恂為交州刺史。清約率下。席羊皮。臥布被。東觀閣記

徐邈清白

徐邈遷涼州刺史。皎然清白。

胡質清高

晉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父賜絹一疋。威曰。木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也。以為汝行糧。受之拜歸。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

王尊忠臣

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賈父來晚

後賈琮字孟堅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感言賦歛過重告冤無所遂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業里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吏民請留

種暹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懽心被召遷吏民老少詣闕請留
一年分紀

山濤搜才

山濤為冀州刺史州舊無人士自濤居此州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冀州之士於是為盛王隱晉書

彥夏接士

華軼字彥夏歷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及道接士甚得江表之歡臧榮緒晉書

皇甫賑饑

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饑百姓歌曰天下亂今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晉元開廩

晉晉元字公祖徙守州刺史年饑元開倉以給之主者以舊典

宜先表聞元曰方待奏報民且外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庾亮談誅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晉書

劉弘手書

劉弘遷荊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陽秋

恩化大行

魏太祖以劉頴遷揚州刺史頴單馬到合肥建立州治安集之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

屯田興芍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利

魏志

威嚴震竦

張康遷益州刺史正厲威嚴表善懲惡所部肅然莫不震竦吳錄

化行如神

崔徵少有奇操為益州刺史化行如神吳志

斷夫如流

荀晞道練於官事為交州刺史案簿盈積斷夫如流人不敢欺百姓思之

司馬郎字伯達為交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思之

吳人襁負

晉羊祜為荊州刺史恩施均洽民不疲勞吳人襁負而至者萬

數

素結恩德

郭伋字細侯遷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始至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以迎

男女出迎

始與王澹字僧達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時復來乳哺我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宋書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

兄弟並任

夏侯達為南豫州刺史兄重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頗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舉為守相

漢武帝時刺史九歲舉為守相

職源

召為司農

梁習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大初二年召為大司農習在州二十年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以補九卿

漢成帝綏和之制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職源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邊境咸安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土

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三臨徐州

王懿字仲德為徐州刺史二臨徐州威惠宣著

衣繡畫行

張既字德容雍州刺史太祖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畫行也紀分

擊鼓擒盜

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擊之
俄頃之間声布百里遂多擒獲諸鼓樓自崇始

桴鼓不鳴

刑部除西豸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
不知也

綬撫故舊

晉桓宣為梁州刺史在鎮十餘年綬撫故舊甚得稱譽

心存朝廷

晉王昶字文舒遷交州刺史明帝即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八條舉按

宋湯思退為相言元祐宰臣司馬光所陳舉按官吏八條詳密
可行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
謹按察四條一曰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
州軍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從之

貪吏解去

富弼薦楊紘為河東轉運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資如使縱貪

賊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

置籍書屏

紹興七年上謂宰執曰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可令待從公舉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議獄全宥

彭汝礪字醫賢公為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言行錄

耳目之官

紹興十七年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無事恤民為先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之也

不才筆勾

范文正公為參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則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十一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夫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行錄

條便民事

乾道九年命監司各限百條便民之事件以聞

身正令行

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雍曰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分紀

號三虎

慶曆中漕司楊紘王綽提刑王鼎頗務深刻號江東三虎

號四監

仁宗時懷智高執礼宗且欲任以事宗且叱賊大罵遂被害宗且始官江東與李道徐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自號四監人多

所至治稱

蔣之奇為部使者十一在所至以治辨稱

古今文集

雜著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

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於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蔽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皆以非法措歛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

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選擇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

事及之明日御筆休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

范程叔達程大員上此議

周必大

伏準御筆凡監司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

合入者多如此，則有淹滯之
上頌至奏聞者
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普通愚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者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他庸鄙貪吝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

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以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如詳度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或畀祠祿，或處以叅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入况二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者，名詔

書異白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人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于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律詩

...

...

...

梁元帝別荆州吏民

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歷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州。日華二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攬。將移丹桂舟。

和張仲欽

玉節南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家聲。不嫌齋榜名為黨。去國當時一業輕。

總領

歷代沿革總領財賦古無其官靖康末高宗以太元帥駐軍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官名也南

渡初嘗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建炎末張魏公用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繫銜總領官自此始朝野雜記又職源紹興三年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應于都督府錢物糧斛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二宣撫司錢糧漕司互相占吝因置關之乞於戶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七年於戶部郎官霍彞前往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太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以總領為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

不獨職餽餉而已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
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
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
川總領掌之初以胡紉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吳
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曾造為太府卿
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諸軍不聽
節制十六年四川總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
八年詔罷宣撫司始改為四川總領中興會要孝宗乾道六
年詔淮東總領併歸淮西總領所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
總領所廢併司名合行併入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淮東財賦
軍馬錢糧為名仍鑄印繳納兩司元印七年復置淮東總領

及淮西總領

羣書要語論曰劉晏幹萬貨虛盈厥功茂矣君子之治財以仁
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
不敢不及又曰歛之於民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贊曰
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麤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振晏有勞焉

古今事實

軍實豐衍

唐劉晏移書於元載曰諸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
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唐書

趣督倚辦

唐書

劉晏領租庸使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備辦故能成功

奏立籍田

晉杜預字元凱拜度支乃奏立籍田處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以佐軍興事見前要語

人不加調

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劉晏常以美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民不加賦

民不加賦而國豐饒劉晏事見運使

國無橫斂

元琇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劉晏傳

軍興事辦

第五琦字禹珪少以吏幹進肅宗駐彭源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由洛惟陛下命帝悅命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為外司農

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蜀漢荆襄江鄂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而大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其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主將之所自為已而兵燹

乏用紹興五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四總之所宋湖北總領所壁記

水輸陸送

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虛旬督其稽迫而勸其能則有薦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美酒廬所推以贍用淮總壁記

專掌利源

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掌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權鹽酒而王瞻叔括白契以佐軍需云朝野雜記

號善理財

張魏公移軍閬州總領趙開兼都漕運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軍用足宰執奏浚舍居間為水運以給西軍言行錄

民部總軍須

紹興初孟大參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居建康總領軍須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盤洲集淮總石記

館職領錢糧

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內金穀官淳熙中趙溫叔用宇文郎中子震為淮東總領時宇文尚為館職及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為之以館職領錢糧非舊典也當時皆不以為是朝野雜記

儲行素備

王之望持節入蜀以千官總軍賦通金虜渝平王師十萬攻取

郡縣保守關隘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金數鉅萬而儲衍素備而蜀人不知孝宗卽位特增置戶部侍郎升宣諭使留公于蜀周益公集

之望如蕭何

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虜角敵而蜀人不知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侯事稍定當大用之卿因言意

左支右吾

洪适以戶部郎總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戍糧負來歸者袂相屬供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之與就遷

農少卿盤洲老人小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劉克莊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桎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祗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入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入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羣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乃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冠準鼻殊。王莽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落後心而召狄惠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開昇潤鄂二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力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緣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

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饑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重檐負爭輪。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滑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容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總屬

歷代沿革 紹興十一年初置西總領官屬有幹辦公事差遣

川有王管文字二員

淮東淮西有分差糧料院審計司

審計

司通判兼

推貨務都茶場御前封椿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

贍軍酒庫市易抵當庫惠民藥局湖廣有給納場

屬官兼分

差糧料院

審計以屬官兼

御前封椿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

贍軍酒庫四川有分差糧料院審計院

審計以屬官兼

大軍

倉大軍庫撥發船運官贍藥庫糴買場

中興會要

古今事實

佐長辦工

汪太猷字仲和差總領淮西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屬亮犯過
饋饒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士扈從皆知
公名

樓攻媿集

一司類公

楊子休字子美調鎮江分司料院職務至簡而水保吳人全塔為
總領一見期以達到幕府事為吳公以開心聽可一司類公為
多同上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樓 鑰

南徐來往飽經過總餉官寮入禮羅才去幸陪鄒湛輩君今還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十一

十九

是伯休那金閨通籍時方可鐵甕名城景最多我有淨名遺記
在試從方井訪維摩
十八兄弟五年存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裏遲憐遠別極因喜
懼有慈尊倚門何止期吾子發策還知望好孫從此三年風雨
夜寂寒棋局與清樽

發運使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于京師端拱元
年罷以其事分隸排好司編年備要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
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廷遠及太子中允王子興為江
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始就淮南置局二年省威

平二年鹽鐵判官王子興復為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
置礬稅仍領荆湖路二年以子興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
都大發運事兼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二年
復置一人後亦有一人副使以諸司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
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為副使秩輕者為都監副使都監不
常備分紀景祐元年罷開元元年復編年備要慶曆七年上
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職官分紀置司真州歲漕江湖粟
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糶買
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
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講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
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糶本錢數百萬

緡廣行儲積敵猷閣待制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誕謾遂廢司馬朝野雜記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兼專領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古今事實

革運舟弊

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甚寡而物良舊弊悉去東都事畧

轉輸六路

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煟憚檢欺隱覈通亡責稽滯水程陸轍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歎楊誠齋集

通漕河

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真楊漕河廢二堰舟楫便之歲入以八百萬而食京師東都事畧

得人又任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居一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輅帛穀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又任之擢元章閣待制在職十有二年
同上

以備賑糴

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職官分紀

但惜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薛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言行錄

鑿泗州渠

蔣之奇字穎叔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為發運使

東都事畧

疏支家河

吳處厚紹聖初如蘇州居數月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萬石至京師又脩復秦州得海堰成復通戶二千六百民為立生祠同上

王鼎發八難

慶曆中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王永德奏請泔汙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為不可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居二年遂為使

糧卿立中制

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國史

歲漕餘百萬

許元擢江淮荆大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于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歛轉徙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歲漕六百萬至京師而常餘百萬東都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以函厚恩唯有思勤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強虜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於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負益繁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疆藩之器以付轉給澄清之權若臣空庸於事迂拙曷引兩用之漕近二大農之司率猶竭於愚衷訖罕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顯聚歛之最以

上累於君仁亦當拊凋殘之餘庶下蘇於民瘼

論運糧劄

吳芾

臣竊以狂酋授首中外大慶惟是軍食一事不可不慮兵法有
乏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揮
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以餉饋之不易辦也若諸君亮用兵
如神每以糧道不繼師出無功東晉乘羣胡之亂舉兵北伐當
時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霸上之師枋頭之役亦以無糧而退
則糧者實兵之急務也故雖以逆亮南牧尚且運清河穎口之
糧積于兩淮而後深入近者成閔之軍出未十月已以糧乏告
急于朝雖曰因糧於敵古亦有之但聞北方連年饑饉必無豐
儲兼近都所積已為逆亮運之而南所存無幾若我師入境官

無見糧勢必取之於民朝廷前日方下十年免租之詔今兵至
即奪其食則是中原之民未獲其利先受其害將何以慰來蘇
之望哉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漕運之策使隨軍有可贖之糧
師行無乏食之患則大事濟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此下補外集茶場使之後

歷代公董唐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

唐會要

天寶二載楊譽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度支

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永泰元年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

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

山南西道鑄錢使諸鑄錢監所在州府都督刺史為之副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監一人上佐判之續通典

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置錢

監于鄱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係發運使兼提

點咸平三年以馮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

建路鑄錢事內供奉官白承睿同提點鑄錢事實錄至景祐

二年始置江浙川廣福建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一員以

魏兼為之九朝通略與提點刑獄序官按四朝傳榮宗範知

鈔山縣有詔罷民采銅皆散為盜宗範一切使如故真宗嘉

異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與此不同當考元豐二年三

司言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巡按

不周欲增一員分路提點從之遂定為兩司在饒者領江東

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焉並聖朝職略至元祐

元年以坑冶鑄錢通為一司從淮南提點李深之請也會要

政和七年置提點鑄錢官兩員於饒虔州紹興二年置虔州

提點司從提點王暎之請也雖有上項指揮後來多在饒州

置司贛州只係巡歷六年趙伯瑜乞依嘉祐著令衙內添都

大二字與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詔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官

吏並罷令逐路轉運司交割以尚書省言坑冶鑄錢司近年

鑄錢全虧一司官吏所費不貲罷之二十七年置提領諸路

鑄錢官於行在差待從或卿監一員不妨本職兼領置屬官

三員以提領諸路鑄錢所為名以戶部侍郎榮凝兼二十九

年從左司諫何溥言乃復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公事繫衙與運判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

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為職祖額一百六十餘萬
孝宗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八年復置此據提點司題名
八年詔鑄錢司依舊置提點官二員於饒贛二州置司除王
楫李大正二人九年兩司分認課額將江南淮南兩浙漳州
利州路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又王楫等言
所有舊坑多係江西却屬饒州一司無從措置欲於江西管
內取撥汀州吉州杭州興國軍隆興府却隸饒州司從之淳

熙三年併贛司歸饒州王楫專為提點官加都大馬
羣書要語朕修山澤之政令以足國裕民天方降林地不愛寶
惟是興利之廣福員既長必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初資除徐
謹制浚挾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胡文恭行

葛源制按南州寶冶之饒佐提點官園府之用寅勞于外與利

公同上

古今事實

園府

管官錢曰園府之職選十八

鑄官

主鑄錢官曰鑄官王莽傳

鼓鑄泉貨

本朝提舉坑冶司掌收山澤之利或鼓鑄泉貨以給邦國之用
凡地利所入及鑄錢歲有定數視其登耗而賞罰之哲宗正史

銅鈔餘羨

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出使始於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二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即以忠肅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按實錄及長編是馮亮此秀岩誤以馮為馬也馬忠肅咸平四年自西川運使召野雜記

職事修舉

鞏嶸權都大提點坑冶公事職事修舉直祕閣因其任治司考宗朝定鑄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寢虧六不及一推原弊端知楮輕費重乃使楮與朴音鑛各時其直輕重只以相權坑冶勸勸朴務倍入先是冶卒窳惰多遺朴泥洋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所得皆精良於是盡還故額平齋集

得吏匿銅

胡則字平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寶而輕數人之罪止籍為羨餘仁宗實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議錢上

劉巨濟

夫制世御俗非一謀可盡也便民益國非一術可該也是以聖人在上隨輕重而御之民所重則御之以輕民所輕則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制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環迭相為救此聖人有國御

天下之太柄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雖立，而其迹不傳。逮武王建祚，師望佐業，外則通三幣之貨，內則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者取其流也。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後廉耻興，財阜而後禮義決，用足而後教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輔桓公而成開塞之術也。周景變之，所以廣祖構而亡大小之法也。緣此而下，廢與不常。西漢以來，其制屢易。陳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錫銅山者，有焉。廢五銖者，有焉。創鹿幣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晉世傳而後，俗化漸薄，上無其制，下成其私。有風飄水浮之輕，有綿環赤郭之異。百名千品，莫可勝述。

遠近流俗，益用若之。本唐受命，畫操並檄文之，以年紀創之。以專宜規模大小，最為折衷。天下得以從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權。較之古先，誠得其術。國家剝去偽亂，襲有唐休烈，鼓鑄有常。或替運有常數，盜濫有常禁，出納有常經，循其本末，可謂詳矣。然比歲以來，邦用頗乏於民也。有困窮耗費之苦於國也。無豐盈羨給之餘，議者紛起，莫知其便。或曰宜鑄大錢，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造鐵錢，以同閩蜀之法。大可以益國，小可以辨民。行於一時，足見其利。嗚呼！是遠遠之說，苟簡之謀也。非所謂利於經常也。夫鑄為大錢，則民失其用，失其用則衆易其業，易其業則困匱生而奸濫起矣。兼造鐵制，則國用重，其禁重，其禁則俗為其便，為其便則抵冒作而刑辟煩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蓋

而不行一患也。盜鑄日積二患也。於用甚輕三患也。歲鑄不給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鑄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於水火而民或盜者薄利誘之也。大小之法與前無異而用之甚輕者異物害之也。寶貨之路出於羨餘而歲鑄不給者浮費奪之也。為本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謂四利。塞兼并一也。嚴令二也。禁異物三也。節浮費四也。四利既立四患除。當今之宜莫便於此。

議錢下

劉巨濟

且自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按其舊法而不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鑄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則患乎民之竊鑄也。敢問何術而後可對自古錢

法輕與重大與小誠莫如國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術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間盜鑄盈市而法令不能嚴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獄未嘗聞指一鑄錢者。故公錢益少而私錢益多。此未至者一也。海外之郡如高麗交趾之國一器一皿皆銅為之。彼以銅非已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貨來鬻於中國。中國之人受其異而貪其寶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將錢以阜則鑄為銅器以便其俗。故錢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貧。而民日益以貧而國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邊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間興師者數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鑄之不絕於時。一至塞下無反者。此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豪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

其直輕由於錢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多也。國家誠能止錢貨之運而若帛當商巨賈致於塞下使就取其符於江淮京洛間或泉或貨雜支以償之若此二三歲而中國之泉不營而自給矣。當今之策莫若此為便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增所鑄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枝而附枝乎。今誠能稍嚴其禁以為之限是為策之一得也。國家不知行焉。反謂於國体有織削之謂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泉貨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猶水之有四竇木之有四蠹也。今誠能塞其四竇拔其四蠹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竇未

能塞四蠹未能拔雖一變其法而為苟且之利愚恐有損而無益也。且變法者謂銅之耗竭矣。苟為銅之耗竭則雖以一大大者當百小者然後可行焉。其次則以一大大當五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其三則以一大大者當二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夫民誘於薄利雖銷一為二猶且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在其禁猶將竊鑄而不也。欲嚴其禁則抵冒盈天下。欲寬其禁則奸濫盈天下。若之何而可為哉。其變法之禍見於前世矣。漢武時改鑄法而鑄白金於是吏民盜鑄而死者不勝數。王莽之世又為泉貨下六品與其貝化龜寶之類參而行之。天下破業而陷刑者相望於道矣。孫吳亦鑄大錢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從而罷之。唐明皇時從第五琦之策為三品法愈嚴而犯愈多。商農之業皆失其

利有餓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變法之禍也。今不窒其四實而拔其四蠹而欲冀亂世已然之禍患未知其可也。

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吳造記

洪邁

鑄錢置使治所在番陽不顯取刺舉視若易然然北距淮南傳海西接巫三巴東際吳閩之會部郡邑四五百所分提封半臨制莫盛筦山澤之藏媪神實主張是或閑弗我與引水溉鐵可多為善銅春深月晴場人狼顧至得不補亡幸而金錫不窳敗薪炭如書采於山者黨不繼輒赤立無冊有一千彼勢足落吾事故居位鮮自稱唱為至難而張官建臺亦不常寧咸盡廢而弃他使或民部自領或出使發運以臨之或分為兩率縣絕不孰未少時已復罷文書益耗滌大健吏不能覘厥終去年春始

復合為一還都大二名冠其官著位舉吏悉與曩別而上饒君王巨濟周因狂錫命弭節於番再貼四箱慈直權尊事顯風采自過朝夕取其思間寢食不整舍亦類有天相地不靳寶曲江鈔山膽泉至下流成渠撰分銖小錢肉好精潔通數十年來所未有鑄尚方刀二萬不調大農一毫費更籍其贏儲上諸顧瞻後前殆絕倫配乃言曰吾為公家畢力當爾今視吾居以及他陋之甚陋之甚宜將一新之掌固毋諱以勞我既葺永平之監樓官舍矣臺浴巽維元有堂可燕坐顧剪為冗屋敞飾之扁曰燕超有兩民廬徧垣後會其來饋又包以為堂復文正范公故蹟扁曰秋香大門正西向儕於間閭於儀觀弗躋登以腆真予民買中出之涂數十丈作南門復門端頭伉赫與事体稱左立

事類彙編卷之十三
詔書亭內列掾曹之聽府吏之次卒徒之區位置矩度無不
愜適外間耳聞俄以告備迅捷如素疑於神明於是鍾官之故
格格無餘韞皆兆於上冬十月未涉春以成主人大合客命酒
落之而屬予為記予謂天下之事莫時於可為莫勇於敢為莫
讓於不屑為且官府官室蟬聯付授非我嫌欲擅而有之者失
今不治後日之力必倍尚欲置勿為渠可得巨濟獨從容談笑
不動聲氣力半而功倍徒直若不足為人之賦才相萬里不疑
明甚予既著其事且推本其所以難之故使後人可效巨濟受
知聖天子行身都劇寄為國力訖於大有為而後止其將不
書予羞非文章家然記事多矣淳熙三年夏四月十六日記

提泉官屬

歷代沿革 紹興二年鑄錢司言本司昨被旨許置幹辦公事一
員檢踏官五員催綱官二員後來與諸司屬官一例減罷緣
所隸九州不可闕官詔復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二員催
綱官一員後檢踏置六員十一年從韓球之請將檢踏官各
分認專官職事一員在饒州本司一員在信州一員在建州
一員在韶州一員在潭州中興會要二十六年提點坑冶鑄
錢司官吏檢踏官並罷二十九年因何溥議再置提點官於
饒州置主管文字舊亦有贛州置辨幹公事一員韶州建州
各置檢踏官一員別置秤銅官催綱官各一員差武臣續詔

於饒州添檢踏之員中興會要

提舉市舶

歷代沿革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澤為之見柳澤劾

慶立跡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通監聖宋

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宗珩並兼市舶使通

判謝處珙兼市舶判官太祖實錄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

州明州各置市舶聽審官從便長編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

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竊還

家者過半歲抵罪者眾太守陳侂奏疏願置市舶於泉不報

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侂了齋之父也侂傳延平

志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

舉而州郡不復預矣元豐三年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

專委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運使陳倩兩浙

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

舉惟行借子京兼覺察拘欄其廣東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

後專置提舉而轉運亦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

年續置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請歸之轉運司不報建炎中

興詔罷兩浙福建市舶司歸轉運司明年夏復

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元年十一月廢二

年五月復四年春復置廣司朝野雜記中興會要尚書省言

併廢以來工人不便虧失數多於是詔依舊復置紹興二年

廢福建提舉市舶初令提刑兼領旋委提舉茶事十二年朝廷欲措置福建臘茶特欲發臘茶至行在置局出賣呂斌上

言於是茶事司歸建州而提舉市舶以次復矣中興係年錄

十四年命番商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丁沉香豆

寇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朝野雜記乾道二年詔

罷兩浙提舉市舶逐處職事委知縣監官同行檢視而

總其數令轉運司提督紹興二十九年張闡言福建廣南各

置務於一州兩浙船務乃分建於五所至乾道初臣寮言兩

浙臨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陰軍凡五處有市舶祖宗舊制

有市舶處知州兼提舉市舶務之判帶主管知縣帶監而逐

務又各有監官市舶置司乃在華亭近年遇明州船船到提

舉帶一司吏人留明州數月名為抽解其實搔擾且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漭置官提舉誠所當宜惟是兩浙置官委是冗盡乞賜廢罷

羣書要語張鷟云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誇險憑危飛艦走浪望

鼠島而三林大舶參雲指麟州而一息為波象郡萬船爭先島

許蠻騰千艘競進注曰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大鼠又有麟洲餘皆國名

詩句航深越海輦躑障顏延年

古今事實

盧鈞仁恕

唐盧鈞字子和開成三年為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貊之利珍貨輻湊舊師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稱載而還鈞性

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不干預

李勉廉潔

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纒至四五幾視奇謹勉既廉潔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本傳

造奇器進

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貨溢王府

張公為安南習於海邦奇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唐翰林

金珠御史

王絲紹興人以待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番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天子南庫

市舶者其利不貲推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諸番之寶五天之珍每歲山積市舶錄

縑貨所集

南海諸國縑貨所集縑以接子立二切同上

掌征推事

市舶掌貨海舶征推貿易之事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清節益著

淳化二年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守者多涉譏議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官無所求索清節益著長編

委寄非輕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發來稟議然後之在中興會要

少寬民力

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頗助國用

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財中

興會要

歲入二百萬

高宗問張闡船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和買以歲計之約二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不為小中興會要

課入倍他路

紹興二年廣南提舉市舶司言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課入倍於他路同上

論四弊抽解

紹興三十年言者論市舶四弊一損詔有司講究戶部奏復抽解舊法

路官部遺

京尹

此下補外集總管府之後

歷代沿革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內史漢因之景帝分
 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後漢都洛
 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
 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
 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領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開
 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百
 官志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牧尹不常太宗真宗皆嘗尹京
 後親主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
 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

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來為要
 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
 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四朝志尹以親主為之號判南
 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
 待制則權差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聖朝
 方略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為臨安府守臣帶浙
 西安撫多卿監從臣兼紹興三年詔臨安府有奏稟事許不
 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就東京為海廢臨
 安府通判兼判職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
 差侍從以上判官依天聖令用郎官以上餘曹掾依舊府官
 庭參仍拜小事少尹裁決徒流以上息案判準奏則係皇太

子，衛中書以下文移，則少尹簽書。九年，皇太子辭免臨安府尹，其知通簽判推判官並復置。中興會要孝宗會要

羣書要語

三毫叛尹

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君陳尹茲東郊

並同

史記凡帝王所都

上分陝以東

周公主之分陝以西

召公主之

皆曰尹尹者正也

廣漢和顏接下

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

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

尹丹陽傳序

芒芒天區畫異為京商邑

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

以尹王都風化以興萬國承流

揚雄

朕日出御便殿

召丞相已下計事

而大京尹得在其中

非常

更也

元相制宜紆朝綬用清都輩

相王制誠以海內法式自京

師始輦轂之下

盜賊為先假之恩威用豈豪右

同上

京兆五守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平罕繼

梁邵陵王辞表

政非一軌俗備

五方內植實明

外持簡惠神臯載穆

轂下以清

齊竟陵王行狀

名存內史之榮

寵貴京兆之號

赭衣盡獲

枹鼓希鳴

孫樵集

右輔而鎮西郊

崔陵制

自尹京輦入甚便安

盧士致制

京兆郡

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

韓衣左翊之地

近入黃圖

幸新豐勅

馮故地三輔舊名

晉廢長春宮勅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

白氏六

帖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邊延美譽趙張能名

張敞四人

鎮撫畿甸肅清京師

表則四方監臨

三輔况屬林明

之朝宜尊表則之位

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

並同上

封畿千里統以京兆

西京賦

京兆郡國首

賈捐之傳

馮翊吾左輔

也故其選任冠四方

岳牧之首

白集張正甫制

閣下赤心事上

條理鎮服布宣天子

威德忠於君孝於親

韓愈上李大尹書

杜

韓文類聚

卷之十三

十四

牧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管屬非有

德者不可為豈止取更事耶 牧民天府總京邑之浩穰楊億

代表 召典京師洪水制 委司京都胡文恭制 尹正畿甸曲阜制

尹釐神甸舒信道敬 進尹神畿聖朝戰略 委司都府之治胡文恭制

詩句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梁元帝尹荊州詩 郎署轉曹雖

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鄭谷詩

古今事實

吏民稱政

前漢趙廣漢行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顏接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京兆政清吏民稱之而不容口長安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其發摘奸伏如神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書

訟者相讓

韓延壽為左馮翊歲餘不出行縣丞掾請之至高陵有昆弟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敢欺

母問平反

雋不疑為京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即喜笑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善為鈞距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鈞距捕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

搏擊豪強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兆畏之

趙張三王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取官分紀

納言出任

劉靖為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住富民之術日

弘月長魏志

出安京邑

張擘為京兆尹入侍宴樂出安京邑時人為寵然自以幹治

稱

法簡不犯

晉傅琅持法簡而不犯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

無敢犯政號嚴明

實惠為政

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實惠為政或言

不類京師時仲郢曰董穀之下彈壓為先都邑之治惠愛為本

號稱職尹

唐嚴郢太曆未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躬敢誅殺賊

聖文苑身遺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盜衰減隸官匠于數百人號稱職尹

前尹後尹

李叔明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唐書

輦轂師表

唐憲宗時京兆尹柳公綽口奏云京兆為輦轂師表

職司輦轂

唐詩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曰驕恣軍吏李昌符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憲宗詔以是付軍治之奏曰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京師豪右歛迹威望大震

政尚寬簡

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存寬簡

以承大化

柳渾為相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

摧抑豪右

唐劉栖楚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趙廣漢

鷹隼始擊

孫寶召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以威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李寶曰其次文

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竟無所譴

百姓謠李

唐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以雨災歸咎京尹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米賤追李峴其為得人心如此

父子五為

唐柳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遷河東

兄弟繼為

李仲通天寶末兄為京兆尹弟叔明繼之

法不可犯

韋渙為京尹帝舅鄭光莊主更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係之且

言必實以法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上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記頭上尹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譏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公正方嚴

唐韋澳為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略

決斷無差

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兆尹湊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掾吏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呈冀免摘瑕病湊雖倉卒必指其奸佞之處下筆決斷無毫厘之差吏非大過不行答言吏尤

楊厲庶務咸舉

論官市強估

吳湊為入強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若官市強估取物有司附媚中人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責臣可辨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擇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官市令平價和售以息眾議

京兆三王

唐中宗以張仁直為洛州長史初賈敦頤為長史頗有政績故時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聞挽鈴稿

溫軫作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稿也尹曰是必訴其人

拯子命更視之果得拯難者

實貴寵于法

本朝歐陽文忠公尹京不事風采至貴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實于法雖詔命有所不從

死內侍罪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聽斷如神

杜正獻公衍開封治京常撓於權要至公聽斷如神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

吏民畏服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開節不到有閭王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言行錄

士夫稱能

沈遵知開封府為人明正通達世務其治開封每旦起視事日中則延無留人出與親友往來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東都事略

閭里知名

包拯召知開封府立朝剛嚴聞者皆懼之至於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官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牙門人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治益精明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上數下詔書褒美歐陽六一集

尤號嚴肅

太平興國六年以李穆參知政事上曰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

為政誠信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開封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於汲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於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以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

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言行錄

為政精敏

呂溱字濟叔知開封府為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東都事略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及領京尹富人孫氏京師太豪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赫然言行錄

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倖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輦轂清肅

韓維字持國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輦轂清肅神宗曰韓維以文學及任繁劇號稱朕可謂得人言行錄

都人相賀

吳康肅公芾知臨安府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庭中內侍省為入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闡家童歐傷酒保公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室錯雜民廬藏匿奸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晦菴集

遼使歎息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係侍辯者一切論決

未三月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以為異事上曰安禮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哲宗實錄

京師興謠

范仲淹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為之興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談苑

老姦自畏

王恭簡公若叟知開封府曹讀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僧積違逾年止輸其半一日聞戶外有錢聲償錢皆足讀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而老姦自然畏粟民不敢欺言行錄

發姦利事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流之于海島事略

治有能名

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言行錄

擢為宰相

劉沆天聖中所至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府尹擢為宰相

三世尹京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八謝言曾祖顯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四朝國史

鞭扑以治

祖父諱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蘇氏談訓

文書親決

李椿字壽翁臨安擇字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待入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子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使亟解去而人至今稱之晦菴集

事皆默記

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不失毫髮吏民皆以為神不敢復欺

古今文集

雜著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國家公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眾務而分貳之上取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中行而有倫和叶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侍郎在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為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更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

履露于轂下邪或姑閱其能而獎授之邪初西少尹視事之堂
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厥
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
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
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顯督武備廐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
其品而遷於近侍或進其才而擢爲天吏佐天官分千職皆其
遷次然也以舊記堙滅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
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律詩

寄京兆韋尹

杜牧

一謝零陽舊使君郡人矯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
頭日夜聞

贈鮮于京兆

杜甫

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雲霄今已逼台殿更誰親

杜尹詩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名萬古存

都廂

歷代沿革 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

外居民頗多舊例推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

統之長編 天禧五年增置九廂 同上 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

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民有聞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韓維之請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二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留以備諸般差使元祐四年知開封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續會要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分減在城詞訟其後臣寮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移徙城南北廂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臨安府先依開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

添置官二員欲令減在城詞訟本府每日詞訟亦有七人並判送二廂逐廂公吏徇情曲法非理迫人並不係公行遣送下詞訟既多有非廂官所能行者一切不決州府既不與決而廂又不行遣人戶怨嗔緣臨安府與昔日開封繁簡不同本府張官置吏木少見今城南北廂官全闕欲乞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却移城南北廂所有城內詞訟令本府依前自行理決從之中興會要

古今事實

決斷詞訟事見沿革

遂除御史

蔡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

事類彙編卷之十三
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今董穀下比肩事王雖
故事不可用庫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因基官有闕執政奏
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温撰確傳

武太守

補外集諸州刺史之後
邊守同

歷代沿革唐未有兵鎮宋太祖以知州易方鎮沿邊州郡或當
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
兵中沿邊溪洞都巡檢餘州軍則否
戕略
羣書要語坐甲護邊乘障掌其北門之管
戕源
出總邊境
公是
行武守制
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自

集制

古今事實

才氣無雙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

魏飛將軍

李廣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匈奴遠避

漢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

匈奴引去

郅都為屬門太守得以便宜奏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去竟
都死不近屬門後匈奴至為木偶人象都令騎士射之莫能中

其見禪如此

屬不敢犯

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屬士馬嚴烽埃虜不敢犯常為邊最第一

屬不敢向

廉范為雲中太守屬不敢向雲中

胡虜懾氣

後漢祭彤字次孫遷遼東太守胡虜懾氣

蠻夷戀慕

張魏字伯叔為越雋太守徵還亦蠻夷戀慕送出蜀界士樂為用

李廣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士以此樂為用

懷遠以德

晉羊祜字叔子都督荊州諸軍事朝廷委以方鎮之任祜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

疆場無事

晉士燮為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賢於長城

唐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政化大異

其見禪如此

事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三

卷之十三

二十八

王追守益州政化大異有神馬出滇池河中甘露白鳥至始興起學校漸變其俗晏類要

威能震敵

相階為趙郡太守會羣僚送之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以相頌是亦寇恂河內之舉相階傳

風化大行

徐邈字景山明帝以涼州絕南接蜀寇以邈為守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厯修武成酒泉鹽池以收屬穀又廣水田募貧人佃之家家豐足然後率以仁義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西域通戎人貢皆邈之勲晏類要

化行夷狄

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狄君長咸慕獻珍頌德天子嘉之即以為太守夷俗安之自為都尉太守十五年卒于官

德懷遠夷

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致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最等百餘國舉種奉貢稱臣

教其耕稼

光武中興錫光牧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初遣使貢獻封益水候領外華風始於二守

事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三

卷之十三

二十八

安靜為務

宋治平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詵正衙令人見問本任當何以
施為詵奏曰邊事不可進度候臣到審察有所見當書條奏然
未審陛下欲示威夷狄唯欲安靜而已帝曰邊陲當以安靜為
務比見王素言朝廷與大帥皆欲疆場無事唯將校使臣欲生
事以要功卿謂何如對曰誠如素言陛下能委任將帥疆場無
事即天下幸甚

召拜樞府

蔡挺在涓久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
至則使倡優歌之達于禁掖天子愍焉遂有樞府之拜四朝志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久任邊帥

周必大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
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然
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
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
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
施今陛下以郭棣守惟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闕外之事猶
革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
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矣昔
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

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白金之士十萬逐車于
 抑疆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
 聽之滅成邇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
 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算
 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
 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內平僭
 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冊可覆視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
 近守家法如隸剛董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三州之事畀之
 使其條境內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
 之效毋制其肘毋代其斷有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
 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略不敢萌苟簡

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寬矣取進止

王仲儀真贊 名素文正公之子

蘇子瞻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
 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
 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
 最誠不知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呼之則來
 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
 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
 轉運使陳述古攝帥事與副總管劉几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

大恐聲擗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譟亮
虜即自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
默成如此之捷乎

此段文字在框內，內容極其模糊，似有行草書法，但難以辨認。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600186